**beauty/美(Měi)**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European Perspective |  | 18 Jun 2022 |

当下这份文件，是对一场有关不同文化对美的各式各样表现的论辩，加以记录的结果。这场论辩聚焦于翁贝托·埃科（Umberto Eco），由跨文化组织（Transcultura）于 2008 年 11 月，在其位于路易大帝中学（Lycée Louis Le Grand）的总部所举办。在翁贝托·埃科的发言中，他提到了他的著作：*《美的历史》*。紧随其后（发言的），是代表中国文化的赵汀阳，代表印度的巴尔维耶·阿罗拉（Balveer Arora），代表马里的穆沙·索乌（Moussa Sow），以及代表拉丁美洲的耶稣·加西亚·鲁伊兹（Jesus Garcia Ruiz）。此为翁贝托·埃科的法语发言稿，业已翻译成了英语。

*翁贝托·埃科：并无一个文明之概念，是等同于另一文明的，或能用同一词来进行翻译的。如果我们在法语中言及*“贫民”*（pauvre）和“贫穷”（poor）时，在汉语中并非有着同样的意味，有时我们可能会借助数学概念的方式来翻译，比如乘法或减法。我并不是很确定。（是否）甚至连上帝（神）的概念都同样如是，当然，上帝的概念，是可以变动的。或者是爱的概念。或者是那些你想要（表达）的任何概念。而我们一直试图进行比较，重叠..……叠映……，而这持续了很长的时间。这即意味着，我们并非在寻觅同一，而是在寻找着如下的公式：其中存在着共同的元素，但也存在着其它元素。如果我现在有一块黑板，那么我就会在上面画两个相交的圆……拿赵汀阳来说，他人现在并不在此处，但他发来了半页他想说的话。在某一些要点上，他似乎在说着一些我也会说的话：在古中国，就像在古希腊或中世纪那样，善与美之间不存在区别。但紧接着，赵便给出了一个非西方式的美之定义。诚然在西方文明中，我们一直在思考着善与美之间的相似性，这一思考持续到中世纪末，也许持续到了文艺复兴时期......而在那之后，我们对其的思考便停息了。一直在思考的是维克托·库辛(Victor Cousin)......这就是为何我们将旁边的小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......所以今晚，进行这样的尝试，以及面对着这些尝试，是非常有趣味的......。这是我最近所经历的一个问题，因为我写了一部美学史和一部丑陋（ugliness）史，我被迫只谈西方的观念，这给予了我本人以某种种族中心主义（ethnocentrism）的印象。但我试图阐明，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一个词在另一个文明中意味着什么......*

*维伦多夫的维纳斯（Venus von Willendorf)*

**

*请让我们观察这位女士：显而易见的是，当她被雕刻于一个稍稍古老的时代时，她便代表了绝对的美，而这显然是与某种繁育力（fecundity）之观念，与生养孩子的能力相联系的。很明显，在座的男士中少有人会和这位女士出去用餐，更不必谈及与她共度今宵了.....因而你可以看到，即使在我们的西方文化中，美的概念也可以易变。*

*[面具的图片]*

*我们在此并不知道，这种非洲面具是否通过它所生成的行动，带来——或曾带来——一种神圣的恐怖，或者它是否曾传达了一种和平或狂欢的感觉。我们无从知晓。也许时至今日，甚至连非洲人也不再知晓......我记得当我们在马里的时候，曾被带去一个马里文化博物馆。而那里有两种非常、非常逼真的，身着古典（传统）服装的女性雕像：一种非常瘦，非常...地像娜奥美·金宝（Naomi Campbell），另一种则是有一定......身躯（frame）的女性。那个带我们参观的非洲人类学家，微笑着对我们言道：“你们看看那个瘦的，我们是专门为你们欧洲人展示了它。因为对我们而言，另一个人才是美的。”而他是带着笑容说的!这便是说，他业已，如果你愿意（这么说的话），被两种文化的接触所腐蚀，他已有了海量的西方艺术和历史知识。他甚至知道另一个非常漂亮，也许在他心中，他更喜欢那个长得像纳奥米·金宝的人，或是另一个......*

**

***丽塔·海华丝（Rita Hayworth）***

*但你可以发现，即使在同一文化中，悬殊的差异（disparities）依旧存在，即两种对美的概念之间的差异。想象一下你身处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......此外，想象一下一个初来乍到的，从未踏足过西方文化的人：他无法想象一个负伤的、被鞭打的、伤痕累累的基督的怜悯、关爱、也许是安详的感受，而这种感受能在一个基督徒的灵魂中滋生。*

**

*戈雅的基督（Christ of Goya），普拉多（国家）博物馆（Prado National Museum）*

*那个人可能会认为：恰恰相反，这将是某种事物的表现，对我们而言，这将是一部恐怖电影，是一种血腥的事物。甚至当我们谈论那些我们自认为非常熟捻的文明，像印度文化或中国文化等在内的伟大文化时，即使我们熟悉这些文明的许多表层概念，但一旦涉及到将它们与我们自身的概念，与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相关联时，我们总会发现自己将感到尴尬。在一次印度之行中，我的一次介入，涉及到印度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，它被称之为“*拉加*”（raja）。因为我阅读过许多关于*拉加*美学的历史，我知道在西方语言中，它被翻译为“品味”（taste），相当于法语中的*“品尝”*（goût），意大利语中的*“享味”*（gusto）。我做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分析，以表明我们的品味概念，和印度的*拉加*概念之间，没有任何共通之处。我要说，在我们的文化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矛盾如果你曾对美学史、对美的概念感兴趣，你便会发觉，在所有哲学之中，关于美的，几乎是普遍之特征的之一，便是比例。光线，比例。可被称为美的一切，都是合乎比例的。所以现在，告诉我你的比例概念，是否与此相符……与之相符？*

*[图片]*

*这是一幅中世纪的画，描绘了一个比例匀称的男性..这是另一张比例匀称的男性的画……在这里我们步入了文艺复兴时期，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概念，一种数学与几何学的比例概念……这是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（Leonardo da Vinci）——而非丹·布朗的达芬奇（Dan Brown’s da Vinci）......而这是一个德国或弗拉芒的处女......这是一个意大利的春天......提香(Titian)所创作的维纳斯...*

**

*告诉我，你认为哪件作品代表了比例的典范？显而易见，这些女性中的每一位，都代表了与就其年龄而言的，比例匀称的典范。就她的年龄而言......如果我们转到鲁本斯（Rubens）画作中的女性身上，就会再次出现选择哪一位一道用餐的问题，是鲁本斯的女性，还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个石质女性（维伦多夫的维纳斯）？因为如果你必须要生活在非凡的冒险之中，那你不妨去尝试全部......因此考虑比例（问题）的话，中世纪的哲学家会想到哥特式大教堂，而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家则会想到16世纪的神庙，其各部分都受黄金比例的支配。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认为大教堂的比例是野蛮的，而那就是指哥特式的。美与丑的概念，与历史的时期及文化相关。援引色诺芬尼（Xenophanes）在他所处的前苏格拉底时代的一段话：“如果牛、马和狮子有手，且能用它们的手作画，像人一样创作作品，马会将它们的神画成马，牛会将它们的神画成牛，简而言之，会是与它们物种的动物所相似的形象。而在中世纪，雅克·德·维特里（Jacques de Vitry）在赞美全部神的所创之美时，承认一只眼的独眼巨人（cyclops），可能会对拥有两只眼的那些感到惊讶，就像我们会为三只眼睛的造物而惊叹一样。我们认为黑皮肤的埃塞俄比亚人很美，但在他们之间会说，最黑的被认作是最美的。而数个世纪后，伏尔泰说：“问一只癞蛤蟆什么是美，至上的美，*那至高的美*（to kalon）。他一定会说，他的雌蛤蟆就是美，她有两只大大的圆眼睛，从小小的头上凸出，她有宽宽平平的喉咙、黄黄的肚皮、棕褐色的背。问几内亚的深皮肤的人：美是黑油油的皮肤、深陷的眼睛和扁平的鼻子。询之于魔鬼，他则以此相告：美是一对角、四只爪子和一条尾巴。”而我欲知对狗而言，美的概念为何.....就拿两年前，被人类选为世界上最丑的狗那只为例。我想知道，若是有一个由母狗组成的评审团，他是否会获得“狗先生”或其它类似的称号。我说过在过去，我们认为善与美相等同。你在高中读书，因此你知道对古希腊人来说，德性的高度是"Kalos kagathos"：即美与善。*

*而我告诉你，在传统的中国中，也有同样的观念。我相信我们不应过分重视这种识别（identification ），这只意味着我们（都）认为美是一种积极的东西。显明的是，似乎每个人所谓的“美”，即使是雌蟾蜍于之公蟾蜍，也是能给人带来欢愉的某事物：因此，美被认定为善。即为是善的某事物。也就是说，（美的）哲学的概念是如此庞大而宽泛，以至于它毫无意义。在某些时候，可以说那些在中世纪所发生的，围绕着超越、围绕着成为美、围绕着灵魂等一切的争论，善与美的相似性，有时支持了一种道德主义的概念，一种艺术的道德规范......但这并不是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寻觅到了一连串的捷径。第一处捷径便是要有相当的哲学价值，即我们将我们喜欢的东西称之为“善”，但也是我们所乐意占有的东西。善的事物是无穷无尽的：共同的爱、正当的财富、精心筹备的一餐......而在所有的这些情形下，我们希冀拥有这种善，即令是我们所言的“道德的善”，那种英雄式的行为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想像一个英雄那样死去，而是我们想要能像英雄那样做出相同的行为，并最好不会死。在任何情形下，我们都会对此感到，及其且非常地高兴。亦即，就作为善而言，它就是去刺激我们的欲望，那种在最普遍以及最纯粹意义上的欲望。而反之，在全部的哲学定义中，不仅是现代的定义，且还有古代的定义，当我们谈及美时，我们指的是我们所欣赏的东西，无论我们是否在事实上占有它。面包店橱窗里的一个蛋糕，若我们想去吃它，它就是善的。它是美的，即使在血糖非常高的情形下，高血糖使得我们不能去吃它，我们依旧会欣赏它的美丽形状和颜色。在中世纪，他们曾说过：“*善映于食欲*“（bonum respigit appetitum），其中便涉及了欲望。*“大众聚焦于已知的力量”*（Vulcum respigit vim cognositim）：它只是一个知识的事实，是一种分离，这在康德和他的美学观念诞生前的几个世纪，便已经言及了。第二个捷径是，艺术可以很好地体现丑陋。所有的哲学家都说，魔鬼显然是丑陋的。显而易见，地狱的造物是丑陋的。但当它们被很好地表现出来时，对于它们的表现就变成了美的。故而他们也变成了善，即使他们是邪恶的代表另一条捷径是，整个宇宙是美丽的，因为它是上帝的作品，而因为处在宇宙的和谐之中，即使是我们认为丑陋的事物，也有功于整体的美丽。故而，阴影和明暗的对比，能有助于（提升）绘画之美。因此，如果在一幅画中，只有黑暗的世界若是被孤立出来的，它就是可见的，但如果是打量整幅画（的全貌），我们就明白一切都在发挥它的作用。因此，在宇宙的和谐之中，即使是怪物等存在，虽然乍一看可能很可怖，但作为宇宙演奏会的元素之一，它们也是美的。最后，此处还有一个现象表明，现代所确立的美与艺术之间的密切关系，并不像人们可能会去设想的那般明显。在古希腊文明以及中世纪文明，还有一部分文艺复兴时期，艺术与美并没有那么大的关系。艺术是一种良好运作地，去生产许多东西的方式。因此，此处有造船师的艺术、画家的艺术、建筑师的艺术、造纸的艺术、外科医师的艺术，不一而足。美融合了本质之美、天然之美、风景之美，而在现代社会，它几乎被颠覆了：美被引导进了理想主义美学等艺术领域，其中认为唯有艺术才有美，本质中没有美，没有本质之美这一回事。我想知道在其它诸文明中，这种激进的颠覆，是否像在我们的文明中那般发生。直到某一刻，我们才开始谈论“美术”，这一切并非巧合。*

美的概念，连同形象的概念一并，一直便是我们跨文化组织（Transcultura）自创就而来的思考核心。2000 年，在第三个千禧年之轮次，跨文化组织应穆萨·索乌（Moussa Sow）教授和马里人文科学研究所的邀请，在廷巴克图举行了一次会议。翁贝托·埃科长久以来，一直梦想着在发现之世界的想象地图上，有这么个神话般的地方。它出现在他那如马可波罗旅行，或是约翰牧师的传奇故事那般的，文化交互的分析所描述的美妙的旅行记录之中。

廷巴克图研讨会，是在著名的廷巴克图图书馆举办的，时间就在该城市的世俗陵墓、遗迹和纪念碑一并被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摧毁前不久，而这是误解词典项目和跨文化组织的一个历史转折点。

然后我们便想，翁贝托·埃科也想，确立“关于方法的话语”，或是这个关键词百科全书的方法论，这是跨文化组织研究的核心。然后，与翁贝托和词汇学家阿兰·雷伊（Alain Rey）一并，我们决定启动误解词典项目，在第一阶段将项目的合作伙伴更广泛地召集在一起，按照非洲、亚洲和欧洲这一三角进行配置。在欧洲议会的组织下，借助《互惠知识公约》（Convention of Reciprocal Knowledge），这一提议在次年实现了。

然而，在我们在莫普提所举行的研讨会的最后论辩中，形象问题，似乎是问题的症结所在，在其理论范围内，我们的项目应该将其囊括进来，并可以被拟定为一个关乎诸关键词、概念与形象的百科全书。

在廷巴克图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话中，我们专门讨论了美的概念。人类学家王铭铭代表中国的跨文化组织（Transcultura China）参加了会议，而赵汀阳因为没有马里签证，不得不留在了巴黎。哲学家弗朗索瓦·朱利安（François Julien）处理了中国思想中的美之概念。他指出西方艺术中基本的裸体的表现（描述），在中国艺术中是缺失的，他提出了这种缺失的意义之问题，他将其与关乎概念化的哲学问题联系起来，因为他认为裸体是概念的神髓。研讨会结束后，当我们欣赏莫普提的尼日尔河之美时，王铭铭不无讥讽地指出，若是依照这个假设的话，那么中国人很难参与关于美的论辩......

在马里的此次会议的另一尤为重要的时刻，是我们参观了马里国家艺术博物馆。对这次参观进行评述的马里馆长，在两个女性雕像前徘徊了许久，他告诉我们，这两个雕像的其中之一，是代表传统的非洲美的理想（模样），而另一个则代表更（符合）现代标准的美。这就是翁贝托·埃科在演讲中所提及到的两个小塑像，遗憾的是，我们无法找到这两个塑像的图。

然而，赵汀阳接受了王铭铭讥讽话语中所包含的挑战，他于 2008 年 11 月，前来参加了关于“美”之概念的论辩。因此，他开始和翁贝托·埃科一起，从正确的角度来看问题，这最终引向了如今的误解词典项目。他请......教授介绍中国当今的形象。

翁贝托·埃科的介入和中国的视角都有着极大的广度，这展示了这次对抗、这次会议的重要性。这也表明形象问题，在我们的论辩中是处于何等的核心（地位），并值得在未来的发展中加以考虑。